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八回 內外吏胥神奸狙獮 風塵妓女豪俠多情

我正和繼之說著話時，只見刑房書吏拿了一宗案卷進來。繼之叫且放下，那書吏便放下，退了出去。我道：「人家都說衙門裡書吏的權，比官還大，差不多州縣官竟是木偶，全憑書吏做主的，不知可有這件事？」繼之道：「這看本官做得怎樣罷了，何嘗是一定的。不過此輩舞弊起來，最容易上下其手。這一邊想不出法子，便往那一邊想；那一邊又想不出來，他也會別尋門路。總而言之，做州縣官的，只能把大出進的地方防閑住了；那小節目不能處處留心，只得由他去的了。」我道：「把大出進的防閑住了，他們縱在小節目上出些花樣，也不見得能有多少好處了。怎麼我見他們都是很闊綽的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哪裡說得定。他們遇了機會，只要輕輕一舉手，便是銀子。前年蘇州接了一角刑部的釘封文書。凡是釘封文書，總是斬決要犯的居多。拆開來一看，內中卻是雲南的一個案件。大家看見，莫名其妙，只得把他退回去。直等到去年年底，又來了一角，卻是處決一名斬犯。事後大家傳說，才知道這裡面一個大毛病。原來這一名斬犯，本來是個富家之子，又是個三代單傳，還沒有子女，不幸犯了個死罪。起先是百計出脫，也不知費了多少錢，無奈證據確鑿，情真罪當，無可出脫，就定了個斬立決，通詳上去。從定罪那天起，他家裡便弄盡了神通，先把縣署內監買通了，又出了重價，買了幾個鄉下姑娘，都是身體肥壯的，輪流到內監去陪他住宿，希圖留下一點血脈。然而這件事遲早卻不由人做主的，所以多耽擱一天好一天，於是又在臬司和撫臺那裡，設法耽擱，這裡面已經不知捺了多少日子了。卻又專差了人到京裡去，在刑部裡打點。鐵案如山的，雖打點也無用。於是用了巨款，賄通了書吏，求他設法，不求開脫死罪，只求延緩日子。刑部書吏得了他的賄賂，便異想天開的，設出一法來。這天該發兩路釘封文書，一路是雲南的，一路是江蘇的，他便輕輕的把江蘇案卷放在雲南文書殼裡，把雲南案卷放在江蘇文書殼裡；等一站站的遞到了江蘇，拆開看過，知道錯了，又一站站的退回刑部。刑部堂司各官，也是莫名其妙，跟查起來，知道是錯封了，只好等雲南的回來再發。又不知等了多少時候，雲南的才退回來，然後再封發了。這一轉換間，便耽擱了一年多。你說他們的手段利害麼！」我道：「耽擱了這一年多，不知這犯人有生下子女沒有？」繼之道：「這個誰還打聽他呢。」我道：「文書何以要用釘封？這卻不懂，並且沒有看見過這樣東西。」繼之道：「兒戲得很！那文書不用漿糊封口，只用錐子在上面紮一個眼兒，用紙拈穿上，算是一個釘子，算是這件事情非常緊急，來不及封口的意思。」我道：「不怕人家偷拆了看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怕甚麼！拆看釘封公文是照例的。譬如此刻有了釘封公文到站，過了空的時候，只管拆開看看，有甚麼要緊，只要不把他弄殘缺了就是了。」我道：「弄殘缺了就怎樣呢？」繼之道：「此刻譬如我弄殘缺了，倒有個現成的法子。從前有一個出過事的，這個州縣官是個鴉片鬼，接到了這件東西，他便抽了出來，躺在煙炕上看。不提防發了一個煙迷，把裡面文書燒了一個角。這一來嚇急了，忙請了老夫子來商量。這個老夫子好得很，他說：『幸而是燒了裡面的，還有法子好想；若是燒了殼子，就沒法想了。然而這個法子要賣五千銀子呢。』那鴉片鬼沒法，只得依了他。他又說：『這個法子做了出來便不希奇，怕東翁要賴，必得先打了票子再說出來。』鴉片鬼沒法，只得打了票子給他。他接了票子，拿過那燒不盡的文書，索性放在燈頭上燒了。可笑那鴉片鬼嚇得手足無措，只說：『這回坑死我了！』他卻不慌不忙，拿一張空白的文書紙，放在殼子裡面，仍然釘好，便發出去。那鴉片鬼還不明白，扭著他拚命。他偏不肯就說出這裡面的道理來，故意取笑，由得那鴉片鬼著急。鬧了半天，他方才說道：『這裡發出去，交到下站，下站拆開看了，是個空白，請教他敢聲張麼，也不過照舊封好發去罷了；以下站站如此，直等到了站頭，當堂開拆，見了個空白，他哪裡想得到是半路掉換的呢，無非是怪部吏粗心罷了。如此便打回到部裡去。部裡少不免要代你擔了這粗心疏忽的罪過；縱不然，他便行文到各站來查，試問所過各站，誰肯說是我私下拆開來看過的呢，還不是推一個不知。就是問到這裡，也把「不知」兩個字還了他，這件事不就過去了麼？』可笑那鴉片鬼，直到此時才恍然大悟，沒命的去追悔那五千銀子。」我笑道：「大哥說話，一向還是這樣，只管形容別人。」繼之也笑道：「這一個小小玄虛，說穿了一文不值的，被他硬訛了五千銀子，如何不懊悔。便是我憑空上了這個當，我也要懊悔的，何嘗是形容人家呢。」

說話時，述農著人來請我到帳房裡，我便走了過去。原來述農已買了一方青田石來，要我仿刻那一方節性齋的圖書。我笑道：「你真要幹這個麼？」述農道：「無論幹不幹，仿刻一個，總不是犯法的事。」說著，取出那幅橫披來。我先把圖書石驗了大小，嫌他大了些，取過刀來，修去了一道邊。驗得大小對了，然後摹了那三個字，鐫刻起來。刻了半天，才刻好了。取過印色，蓋了一個，看有不對的去處，又修改了一會，蓋出來看，卻差不多了。述農看了，說像得很。另取一張薄貢川紙來，蓋了一個，蒙在那橫披的圖書上去對。看了又看道：「好奇怪！竟是一絲不走的。」不覺手舞足蹈起來，連橫披一共拿給繼之看去。繼之也笑道：「居然充得過了。」述農笑道：「繼翁，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。」我笑道：「不合和你作了這個假，你倒要提防我做賊起來了。」

繼之道：「只是印色太新了，也是要看出來的。」述農道：「我學那書畫家，撒點桃丹，去了那層油光，自然不新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不行。要弄舊他也很容易，只是賣了東西，我要分用錢的。」述農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人家窮的要賣字畫了，你還要分用錢呢。」我笑道：「可惜不是福建人畫的擲骰子圖，不然，我還可望個三七分用呢。」述農笑道：「罷，罷，我賣了好歹請你。你說了那甚麼法子罷，說了出來，算你是個金石家。」我道：「這又不是甚麼難事。你蓋了圖書之後，在圖書上鋪上一層頂薄的桑皮紙，在紙上撒點石膏粉，叫裁縫拿熨斗來熨上幾熨，那印色油自然都乾枯了，便是舊的；若用桃丹，那一層鮮紅，火氣得很，哪裡充得過呢。」述農道：「那麼我知道了，你哪裡是甚麼金石家，竟是一個製造贗鼎的工匠！」

說的繼之也笑了道：「本來作假是此刻最趨時的事。方才我這裡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詞。你想命案供詞還要造假的，何況別樣。」我詫道：「命案怎麼好造假的？」繼之道：「命案是真的，因這一起案子牽連的人太多，所以把供詞改了，免得牽三搭四的；左右『殺人者死』，這兇手不錯就是了。」述農道：「不錯，從前我到廣東去就事，恰好就碰上一回，幾乎鬧一個大亂子，也是為的是真命假案。」我道：「甚麼又是真命假案呢？」述農道：「就是方才說的，改供詞的話了。總而言之：出了一個命案，問到結案之後，總要把本案牽涉的枝葉，一概刪除淨盡，所以這案就不得不假了。那回廣東的案子，實在是械鬥起的。然而敘起械鬥來，牽涉的人自然不少，於是改了案卷，只說是因為看戲碰撞，彼此扭毆致斃的，這種案卷，總是臬司衙門的刑名主稿。那回奏報出去之後，忽然刑部裡來了一封信，要和廣州城大小各衙門借十萬銀子。制臺接了這封信，吃了一大驚，卻又不知為了甚麼事。請了撫臺來商量，也沒有頭緒。一時兩司、道、府都到了，彼此詳細思索，才想到了奏報這案子，聲稱某月某日看戲肇事，所以說這一天恰好是忌辰；凡忌辰是奉禁鼓樂的日子，省會地方，如何做起戲來！這個處分如何擔得起！所以部裡就借此敲詐了。當下想出這個緣故，制臺便狠命的埋怨臬司；臬司受了埋怨，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。那刑名老夫子檢查一檢查，果然不錯。因笑道：『我當是甚麼大事，原來為了這個，也值得埋怨起來！』臬臺見他說得這等輕描淡寫，更是著急，說道：『此刻大部來了信，要和合省官員借十萬銀子。這個案是本衙門的原詳，鬧了這個亂子，怕他們不向本衙門要錢，卻怎生發付？』那刑名師爺道：『這個容易。只要大人去問問制臺，他可捨得三個月俸？如果捨得，便大家沒事；如果捨不得，那就只可以大家攤十萬銀子去應酬的了。』臬臺問他捨得三個月俸，便怎麼辦。他又不肯說，必要問明了制臺，方才肯把辦法說出來。臬臺無奈，只得又去見制臺。制臺聽說只要三個月俸，如何不肯，便一口應承了。交代說：『只要辦得妥當，莫說三個月，便是三年也願意的。』臬司得了意旨，便趕忙回衙門去說明原委。他卻早已擬定一個折稿了。那折稿起首的帽子是：『奏為自行檢舉事：某月日奏報某案看戲肇事句內，看字之下，戲字之上，誤脫落一猴字』云云。照例奏折內錯一個字，罰俸三個月，於是乎熱烘烘的一件大事，輕輕的被他弄的瓦解冰銷。你想這種人利害麼。」我笑道：「原來這等大事也可以假的，區區一個圖章，更不要緊了。」當下談了一會各散。我到鼎臣處，告訴他要到南京，順便辭行。到了次日，我便收拾行李，渡江過去。到得鎮江號裡，卻得了一封繼之的電報，說上海有電來，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。我便附了下水輪船，逕奔上海，料理了些生意的事，盤桓了兩天，又要動身。這天晚上，正要到金利源碼頭上船，

忽然金子安從外面走來，說道：「且慢著走罷，此刻黃浦灘一帶嚴緊得很！」管德泉吃了一驚道：「為著甚麼事？」子安道：「說也奇怪，無端來了幾十個人去打劫有利銀行，聽說當場拿住了兩個。此刻派了通班巡捕，在黃浦灘一帶稽查呢。」我道：「怎麼銀行也去打劫起來，真是無奇不有了。」子安道：「在上海倒是頭一次聽見。」德泉道：「本來銀行最易起歹人的覬覦，莫說是打劫，便是冒取銀子的也不少呢。他的那取銀的規矩，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，下半天才拿銀子，所以取銀的人，放下票子就先走了，到下半天才去拿。等再去拿的時候，是絕無憑據的了，倘被一個冒取了去，更從哪裡追尋呢。」子安道：「這也說說罷了，哪裡便冒得這般容易。」德泉道：「我不是親眼見過的，也不敢說。前年我一個朋友到有利去取銀，便被人冒了。他先知道了你的數目，知道你送了票子到裡面去了，他卻故意和你拉鬆勸，請你吃茶吃酒，設法絆住你一點、半點鐘，卻另差一個人去冒取了來，你奈何呢。」

這裡正在說話，忽然有人送來一張條子，德泉接來看了，轉交與我，原來是趙小雲請到黃銀寶處吃花酒，請的是德泉、子安和我三個人。德泉道：「橫豎今夜黃浦灘路上不便，緩一天動身也不要緊，何妨去擾他這一頓呢。」我是無可無不可的，便答應了。德泉又叫子安。子安道：「我奉陪不起，你二位請罷，替我說聲心領謝謝。」我和德泉便不再強。二人出來，叫了車，到尚仁裡黃銀寶家，與趙小雲廝見。

此時坐上已有了四五個客，小雲便張羅寫局票。內中只有我沒有叫處。小雲道：「我來薦給你一個。」於是舉筆一揮而就。我看時，卻是寫的「東公和裡沈月卿。」一一寫過了發下去，這邊便入席吃酒。不一會，諸局陸續到了。沈月卿坐在我背後。我回頭一看，見是個瘦瘦的臉兒，倒還清秀。只見他和了琵琶，唱了一枝小曲。又坐了一會，便轉坐到小雲那邊去，與我恰好是對面；起先在我後面時，不便屢屢回頭看他，此時倒可以任我盡情細看了。只見他年紀約有二十來歲，清俊面龐，眉目韶秀，只是隱隱含著憂愁之色。更有一層奇特之處：此時十一月天氣，明天已是冬至，所來的局，全都穿著細狐、洋灰鼠之類，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，頭上的首飾，亦都甚華燦，只有那沈月卿只穿了一件玄色縐紗皮襖，沒有出鋒，看不出甚麼統子，後來小雲輸了拳，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，我這邊從他袖子裡看去，卻是一件羔皮統子；頭上戴了一頂烏絨女帽，連帽準也沒有一顆。我暗想這個想是很窮的了。正在出神之時，諸局陸續散去，沈月卿也起身別去。他走到房門口，我回眼一望，頭上紮的是白頭繩，押的是銀押髮，暗想他原來是穿著孝在這裡。

正在想著，猛聽得小雲問道：「我這個條子薦得好麼？」我道：「很靜穆！也很清秀！」小雲道：「既然你賞識了，回來我們同去坐坐。」一時席散了，各人紛紛辭去。小雲留下我和德泉，等眾人散完了，便約了同到沈月卿家去。於是出了黃銀寶家，逕向東公和裡來。一路上只見各妓院門首，都是車馬盈門，十分熱鬧。及到了沈月卿處，他那院裡各妓房內，也都是有人吃酒，只有月卿房內是靜悄悄的。三人進內坐定，月卿過來招呼。小雲先說道：「我薦了客給你，特為帶他來認認門口，下次他好自己來。」月卿一笑道謝。小雲又道：「那柳老爺可曾來？」月卿見問，不覺眼圈兒一紅。

正是：骨肉每多乖背事，風塵翻遇有情人。未知月卿為著甚事傷心，且待下回再記。